朱集四書説

論語　十七至二十五

經説

昌平坂學問所

番外書冊

和書門 類
二四五三四 號
六六 函
一三 架
一八 冊

内閣文庫
和書 類
二四五三四 號
一八 冊
一九一 函
一一二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4534
冊數	18(8)
函號	191 119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朱集四書說卷之十七

論語十三

顔淵篇

顔淵問仁章

按論語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仁者本心之全德也己者一身之私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蓋人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之所爲然旣有此身則亦不能無人欲之私以害焉故爲仁者必有以勝其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也

淺草文庫

心德既全則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其機則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此大舜孔子之言而臣輙妄論其所以用力之方如此伏乞
聖照

第十一戊申封事

斯言自始學至成德皆當從事至無所見夫克矣此一節意思似亦因向來以克己爲後段事故有此反復之論今但如此發之無端恐亦須設問答以起之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所論克己之功切中學者空言遥度之病然向來所論且是大綱要識得仁之名義氣味令有下落耳初不謂只用力於此便可廢置克己之功然亦不可便將克己功夫占過講習地位也中間有一書論古人小學已有如此訓釋一段甚詳幸更考之然克己之誨則尤不敢不敬承也

同

第三十三答呂伯恭書下

所喩講學克己之功衰多益寡政得恰好此誠至論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功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喩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辯而後繼以力

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不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若曰講習漸明便當痛下克己功夫以踐其實使有以真知其意味之必然不可只如此說過則其言爲無病矣昨答敬夫言仁說中有一二段已說破此病近看呉才老論語說論子夏吾必謂之學矣一章與子路何必讀書之云其弊皆至於廢學不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乃爲聖人之言也頗覺其言之有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辱書示以顔子子貢但以仁爲問而夫子告之有若不同者此固嘗思之而非如足下之說也爲仁由己此論爲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既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己則師友者自師友耳我何有焉以此意推之則二說者初不異也如足下之言恐非長善救失之意足下思之而反復其說則熹之願他所以見屬者豈熹所敢當哉　第三十九答柯國材書

舊說天下歸仁用呂與叔贊說夫子言性與天道用上蔡說近覺皆未是試更推之復以見告　第三十九答范伯崇書

甚

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仁與禮仁與禮果異乎竊謂五常百行理無不貫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仁之與禮其命名雖不同各有所當皆天理也人之所以滅天理者以爲人欲所勝耳人能克去己私則天理者復動容周旋中禮仁孰大焉

仁禮之說亦得之但仁其統體而禮其節文耳 第四十一答連嵩卿書下同

天下歸仁熟考經文及程子說似只謂天下之人以仁歸之與呂氏贊不同蓋事事合理則人莫不稱其仁如宗族稱孝鄉黨稱悌之比若有毫髮之私留於胷中則見乎外者必有所不可揜矣人亦必以其實而稱之又何歸仁之有

克己之道篤敬致知而已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篤敬也所以知其爲非禮者致知也

克己乃篤行之事固資知識之功然以此言之却似不切只合且就操存持養處說方見用力切要處

第四十一答程允夫書

所論仁之體用甚當其當以此意推之古今聖賢之意歷歷可見無一不合者但其用力則不過克己之

私而私之難克亦已甚矣區區不敏竊願與長者各
盡力於斯焉猶恐墮廢不克自彊尚賴時有以警策
之幸甚幸甚　第四十二答石子重書下同
克齋記說天下歸仁處先本云天下之人亦將無
不似仁歸之後本云視天下無一物不在吾生物
氣象之中先後意甚異畢竟天下歸仁當如何說
初意伊川說後覺未穩改之如此乃呂博士說恐當
以後說為正蓋所謂伊川說亦止見於外書雜說中
容或未必然也
克齋記不取知覺言仁之說似以愛之說為主近
子細玩味似若知覺亦不可去蓋不知覺則亦必
不愛惟知覺故能愛知覺與愛並行而不相悖恐
亦無害於言仁但不可專以知覺為仁耳醫書以
四支頑痺為不仁頑痺則不知痛痒又安能愛更
乞開發
此義近與湖南諸公論之甚詳今略録一二上呈亦
可見大意矣　一答胡廣仲書仁之說一答張敬夫書
來書引天下歸仁以證滅度衆生之說熹竊謂恐相
似而不同伊川先生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
天下歸仁試用此意思之毫髮不可差差則入於異

學矣

（第四十三答李伯諫書下同）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爲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爲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爲非熹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爲己而就此起計較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理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爲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此亦來書之語）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爲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爲是則請從事於斯

克

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爲此二本而枝其辭也

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

（第四十三答林擇之書）

察私心所從起亦不記當時如何說然亦非謂平居無事而伺其所起但操存有功即念慮之萌無不知覺不能如此即此心應物之際不可不審其邪正公私而施復禮之功也

（第四十五答廖子晦書）

今未加克復爲仁之功但觀宿昔未改之過宜其方

且悔懼愧赧之不暇亦知若何而遽能有以自得之邪有所知覺然後有地以施其功者此則是矣然知覺二字所指自有淺深若淺言之則所謂覺知者亦曰覺夫天理人欲之分而已夫有覺於天理人欲之分然後可以克己復禮而施爲仁之功此則是也今連上文讀之而求來意之所在則所謂覺知者乃自得於仁之謂矣如此則覺字之所指者已深非用力於仁之久不足以得之不應無故而先能自覺却於既覺之後方始有地以施功也觀孔子所以告門弟子莫非用力於仁之實事而無一言如來諭所云指示其方使之自得者豈子貢子張樊遲之流皆只自得於仁而既有地以施其功邪其亦必不然矣然熹前說其間亦不能無病（如云爲仁淺深之驗觀人觀己之說皆有病）以今觀之自不必更爲之說但以伊川和靖之說明之則聖人之意坦然明白更無可疑處矣

第四十六答胡伯逢書

克己復禮前說已得之却是看得不子細誤答了今兼再喻愈詳益無疑矣

第四十七答呂子約書

克己之說未爲不是但如此言語上理會恐無益耳

第五十答周舜弼書下同

克已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彊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所喩克已之學此意甚佳但云藉此排之似是未得用工要領處近讀知言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不爲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已復禮功夫要切處亦在爲仁由已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　第五十三答胡季隨書

克已復禮前說已得之却是看得不子細誤答了今兼再喩愈詳密無疑矣　第五十三答沈叔晦書

子約書來說得大段支離要是義理太多信口信筆縱横去得說得轉闊病痛轉深也如所論功體二字太露之類亦是此樣所云須如顏子方無一毫之非禮此說却是但未知其意向在甚處若云人須以顏子自期不可便謂已至則可若謂顏子方能至此常人不可覺他卽大不可想渠必不至此誤但亦只是每事須著一句纒繞令不直截耳　第五十四答周叔謹書

所論克復工夫甚簡潔知用心之精切也但依此用力更加講學之功則必有所至矣　第五十五答李

守約書

所喩數條皆善如克己復禮工夫只是如此著實用力久之自然見効若只如此做閑話説過則不濟事矣天下歸仁亦是略以其効言之非是便能使天下皆知吾之仁也但言若能如此則雖天下之大亦無異詞耳人稱不稱固非己之所急但其効自必至此如食而飽飲而醉亦固然之理也云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却是太作意説得張皇了　第五十九答楊子

順書

示喩克己之説甚慰所望道理分明本如大路聖賢又如此指示提撕不爲不切今人都不理會却別去千生萬受杜撰百般胡説亂道於自己分上了無分毫利益只可誑嚇他人然亦只誑嚇得不識底人若被識道理人旁邊冷看成甚摸樣此區區所以於前日面論之際不能不失笑於賢者之言也今兼來喩乃知後來思之有得力處此又見賢者資質本自過人但從前本欲誑人却反爲人所誑今日一聞逆耳便能發晤於心不易得也然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根凡是己

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不但輕躁二字也

第六十答杜叔高書

天下歸仁之說程先生是說實事呂與叔恐不免墮於虛見其得失自可見也

第六十答曾擇之書

第二說克己字頃嘗見人說此略似來喻而更精密初看似好然細考本文恐不若只作勝己之欲之安穩也

第六十三答周深父書

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擧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

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胷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温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爲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則夫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與然自聖賢既遠此學不傳及程氏兩先生出而後學者始得復聞其説顧有志焉者或寡矣若吾友會稽石君子重則聞其説而有志焉者也故嘗以克名齋而屬予記之予惟克復之云雖若各爲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爲消長故克己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今子重擇於此言而獨以克名其室則其於所以求仁之要又可謂知其要矣是尚奚以予言爲哉自今以往必將因夫所知之要而盡其力至於造次顛沛之頃而無或怠焉則夫所謂仁者其必盎然有所不能自已於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爲哉顧其所以見屬之勤有不可以終無言者因備論其本末而書以遺之幸其朝夕見諸屋壁之間而不忘

其所有事焉者則亦庶乎求仁之一助云爾乾道壬辰月日新安朱熹謹記　第七十七克齋記

所論克己之目一般以此見議論易差若不實下日用功夫動加防檢殆無以驗其是非也　續第二答蔡季通書下同

克己課程只是語録中説常有簿子記言動之得失者是也惺惺語亦是其持敬法耳

示喻爲學之意此正克己功夫所當用力然猶是至粗淺處若不痛加懲窒非惟無以仰窺聖賢閫域恐亦無以自立於州里之間矣此甚可懼不可視爲常事而緩於檢制也上蔡之言警切至到眞當朝夕提撕然論其細微則區區所愧亦已多矣尚何以爲賢者觀省之助乎今當彼此各致其功庶異時相見無所愧於今日之言耳　別第三程允夫

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没太無端祇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　第二克己詩

克己復禮爲仁章

説云由乎中制乎外按程集此誤兩字當云而應乎外又云斯道也果思慮言語之可盡乎詳此句意是欲發明學要躬行之意然言之不明反若極其玄妙

務欲使人曉解不得將啓望空揣摸之病矣向見呉才老說此章云近世學者以此二語爲微妙隱奥聖人有不傳之妙必深思黙造而後得之此雖一遍之論然亦吾黨好談玄妙有以啓之也此言之失恐復墮此不可不察

第三十二答欽夫仁疑問

言動猶可以禮視聽如何以禮且如見惡色聞惡聲若不視不聽何以知得是惡色惡聲知得是惡色惡聲便是已聽已視了曰此之視聽是以心受之若從耳目過如何免得但心不受便是不視不聽

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

第四十二答石子重書

克己之目不及思所論大槩得之然有未盡熹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爲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徧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

試熟玩之亦自可見

第四十三答陳明仲書

竊謂仁人心也克己之私而循天之理則本心之仁得矣夫復何事嘗試求之覺得難甚先難後獲寧不信然

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第四十五答廖子晦書

細讀來喻足見爲己之力但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爲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克者克之則亦代翕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躬所未逮姑誦所聞而深愧覥惟明者有以裁之

第四十六答潘叔昌書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

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泛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功夫出來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功夫處全是自外

而內自葉流根之意非謂內外交相養與此章之文本不相戾不須如此分疎也如視聽二箴云心兮本虛秉彝天性亦皆是推本而言若其功夫則全在制之於外閑邪勿聽處可更詳之向見叔昌之弟搴刻尹和靜所書四箴作由乎中所以應乎外嘗辨其謬後見尹書他本卻皆不錯然旣有此誤則尹公想亦未免錯會其師之意也

第四十八答呂子約書

所示疑義若據易文卽艮其背卽是止其所之義而伊川說作兩般恐非經之本指然其言止欲於無見乃非禮勿視勿聽之義於學者亦不爲無用更思之

第五十八答楊仲思書

熾氣質躁迫每於先生强探力取之戒積漸涵泳之訓玩味用功但臨事時終覺爲害今只靠定視聽言動常於此四事上著力又以義理融液之頗覺得力然終是病根常在

不須如此做伎倆但才覺時便克將去莫更計較功効遲速也後段放此

第六十二答李敬子書下同

熾竊謂顏子四勿今人非不欲如此只爲不知其孰爲禮孰爲非禮顏子所以纔聞克復之語便知請問其目纔聞四勿之語便承當去雖是資質絕

祭 祭

人亦必是素於博文約禮上用功今之學者且先
以博約爲先而四勿之戒隨其所知施之應酬漸
漸望其貼近庶有實効
既知如此何不用力然博文約禮亦非二事而異時
之深純亦不外乎今日之勉強也
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察章
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察就體上說已所不
欲勿施於人就用上說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就效
處說
此說甚好擇之疑出門使民已是用處然亦不妨蓋

祭

此兩事只是自家敬其心耳未有施爲措置也人 第
四十二 答石子重書下同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猶言無可憾者若他人之怨
不怨則不敢必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
以文意觀之恐是他人之怨
出門如賔承事如察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已所不欲
勿施于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
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斂焉厥躬于墻于羹
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
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第八十

其言也訒章

言顧行行顧言故右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中庸曰力行近乎仁論語司馬牛問仁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答司馬牛之意更宜思之　第四十一答程允夫書

其言也訒有嘿而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或曰說得深了只是箴司馬牛多言之失仁者其言也訒此仁者與仁者不憂仁者安仁之仁者不同正與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之仁者一般

前說誠太深仁者其言也訒蓋心存理著自是不胡說耳後說亦恐未然　第四十二答石子重書

内省不疚章

有憂有懼者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若志立則氣定矣故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有憂有懼者内有所慊也自省其内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而何憂何懼之有夫子之語固已明白完備今以志立氣定爲言則是未嘗熟復本文而別生技節也　第六十答余彝孫書

司馬牛憂曰章
死生有命言稟之素定非今日所能移富貴在天言
制之在彼非人力所能致如所諭却費力也 第四
十一答連嵩卿書
子張問明章
膚受之愬不行焉註云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
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某竊恐解得言詞大峻
人非昏暴之甚亦未遽至此而乃云因子張之失
而告之不惟形容得子張大過且言外求意亦非
解經之體如何

且論事理還是如此與否不須疑怕觸忤子張也
第五十三答劉季章書
子貢問政章
自古皆有死集註云無信則雖生無以自立不若
死之爲安恐語有未瑩
安字極有味更宜玩之 第五十五答李守約書
棘子成曰章
文之不可無質猶質之不可無文若質而不文則虎
豹之鞟猶犬羊之鞟矣鞟須依舊說細看來喻却覺
文義不通 第四十三答林擇之書

片言可以折獄章

宿諾者未有以副其諾而預諾之如今人未有此物而先以此物許人之類 集解不用此義 第四十一 答連嵩卿書

子帥以正章

其有不率者則明法勅罰以示之亦所以教也

理固如此但此處未應遽如此說奪却本文正意耳易曰明罰勅法此倒其文不知別有意否 第三十一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質直而好義章

質直而好義則能脩身察言而觀色則能知人内能脩身外能知人而又持之以謙此盛德之士也雖欲不達得乎此與祿在其中同意名實相稱之謂達有名無實之謂聞察言觀色如孟子所謂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孔子所言三句皆誠實退讓之事能如此則不期達而自達矣非謂能脩身知人而持之以謙也說知人猶遠正意 第四十一 答程允夫書

樊遲章

樊遲問知樊遲之問一也而夫子對之不同何也

宋恐乎字

孔門問同答異者多樊遲三問仁再問知答之皆不
同必有說矣然且當逐處理會令有歸著即自然見
得所答不同之意今不曉其逐段指意而遽欲論其
異同既於己分無益亦終不得聖人之意也　第五
十二答都昌縣學諸生書
春秋上辛雩季辛又雩公羊爲昭公聚衆以攻季氏
此說非是昭公失民已久安能聚衆不過得游手聚
觀之人耳又安能逐季氏宋昭公季氏事見左氏傳
極有首尾公羊子特傳聞想料之言爾何足爲据或
者乃信其說以解春秋既爲謬誤又欲引之以解論

語樊遲從游舞雩之下一段問答以爲爲昭公逐季
氏而發者則又誤之甚矣此弊蓋原於蘇氏問社之
說而近世又增廣之也嘗見徐端立丈說曾以蘇說
問尹和靜和靜正色久之乃言曰解經而欲新奇何
所不至聞之令人悚然汗下　第七十一偶讀謾記
今詳來書所謂觀書究義反身順理攻其惡毋攻人
之惡者依舊是錯認話頭若只似日前做功夫即所
究之義所順之理所攻之惡皆恐未真實也且講論
是非正爲自家欲明此理不是攻人之惡若理會得
是於自家分上儘有得力處若看錯了即終日閑口

不別是非剗地不是矣此蓋日前窮理未精便自主張得重又為不勝已者妄相尊奬致得自處大高將義理都低看淺看了今若覺悟須且虛心退後審細辨認令自己胷中了然不惑庶幾有進步處耳 第五十八答徐子融書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汚濁兮 第八十五四齋銘崇德

朱集四書説巻之十七

朱集四書説巻之十八

論語十四

子路篇

子路問政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凡不教而殺不戒而視成慢令致期皆無以先之也既有以先之又當有以勞之帝堯曰勞之來之凡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因皆勞之之謂也此堯舜之政也其要在力行耳故復告之以無倦

先之謂以身率之勞之謂以恩撫之二者苟無誠心

久必倦矣故請益則曰無倦而已　第四十一答程允夫書

仲弓爲季氏宰章

薄書期會各有司存然後吾得以留意教化之事

故曰先有司

先有司然後綱紀立而責有所歸　第四十一答程允夫書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程子曰便見聖人與仲弓用心之小大謂仲弓爲蔽於小則可若曰仲弓必欲擧賢之權皆出於己有若要譽而市恩者則恐仲弓之賢未必至是

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爲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　第五十五答李守約書

仲弓問焉知賢才而擧之一章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又云便見仲弓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而已反覆思之未得其說乞畧示梗槩

人各舉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興邦喪邦蓋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　第五十六答方賓王書

爲治以知人爲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爲本語甚切至

第八十九直秘閣贈朝議大夫范公神道碑

子路曰衛君待子章

蓋衛君待夫子而爲政夫子以正名爲先以子路之賢尚疑其迂然後夫子極言之以爲名之不正其禍至於使民無所措其手足聖人之言萬世之法豈苟然哉惟明人倫達天理知其上際下蟠無所不極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然後信斯言之果不妄也　第三十答汪尚書書

衛君待子而爲政

熹嘗問先生瞽瞍殺人事先生曰蒯聵父子只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爾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八議之説如何曰此乃蔽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熹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

及文定之說明道說見師訓文定說見良二年竊謂蒯聵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輙之心如何爾若輙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聵而補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輙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為輙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喻以謂蒯聵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已嘗有天子之命而蒯聵違之則不請命亦可但又云輙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己之心焉掩耳盜鍾為罪愈大許多私意都在只是免得自家犯手情理尤不好也又云遽然興師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興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輙言之則雖已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為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喻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輙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灑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者此也故愚竊謂輙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為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

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不審伯崇以爲如何

第三十九答范伯崇書

衛輒事龜山以爲有靈公之命左傳史記皆無此説冉有子貢之疑只以嫡孫義重之常法言之似有可以得國之理耳謂夷齊不當去此説深所未曉且當闕之

第四十四答方伯謨書

衛君事伯謨書中已畧論之徐思不奉父命而逃去固爲未善故程子亦以爲不可但居勢如此不逃却不得如泰伯王季之事亦非常理但變而不失其正耳

第四十四答黄直翁書

太子蒯聵得罪靈公出奔晉趙氏靈公嘗遊於郊謂公子郢曰我將立若爲後靈公卒夫人奉遺命而立郢郢以輒在爲辭於是國人立輒輒立十二年輒出亡蒯聵入是爲莊公莊公立三十年而出奔友恭竊詳此事妄意謂輒不顧其父而自立固已失父子之義矣蒯聵得罪於父而出奔乃因豎良夫及孔悝母劫悝升臺而盟立之是不用先君之遺命父子君臣之義俱失之矣然則宗國所宜立者何人其必郢乎當郢辭國之日國人立輒之

時輙能逃去則郢無得而辭蒯聵亦無復衛君之意及夫蒯聵既入良夫悝母相與刼悝是時悝能守之以死則蒯聵安得而立哉惜哉孔悝不知出此一切付之無可奈何此蒯聵所以立也雖然天下豈有無父子君臣之國哉宜乎蒯聵未幾而復奔也

此論大槩得之但謂輙逃去則蒯聵無復君衛之意及蒯聵既立而復奔者非是蓋輙自當逃去非欲為是以拒蒯聵之來也蒯聵脫或能守其國亦不可知但義理自不是耳不必如此牽合也

恭叔書　下同

孔悝有母不能禁而使之為亂及為衛之臣又不能有所立以子路之賢為其家臣其事如何心甚疑之亦何所見而如此乞賜教

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為潔故羣弟子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此學者所當深戒也

衛君待子而為政子曰必也正名乎胡氏之說固正矣然恐夫子以羈旅之臣一旦出公用之而遂謀逐出公此豈近於人情意者夫子若事出公不

過具言父子之倫以開曉之使出公自爲去就然後立郢之事可得而議也

此說甚善然聖人之權亦有未易以常情窺測者

第五十二答吳伯豐書

衛君待子而爲政胡氏所謂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於名正矣然孔子之於衛重非世臣親非貴戚之卿則恐衛君之未能安己以聽之也

胡氏之言乃聖人大用之全體但其間曲折之微聖人須更有隨宜裁處處不患其不從也若但令出從蒯聵爲輒之私計則可其如衛國何哉程子論請討陳常處云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此可見聖人之用矣

第五十五答李守約書

衛輒之事遺書中亦有兩句與胡傳相似劉質夫所錄明道先生語胡蓋祖其意而不悟其失之毫釐之間也此事舊嘗疑之近日亦方與朋友說及得來示適契鄙懷知閱理之不苟也其他無可疑者恨未得面講耳

第五十六答方賓王書

正名一義乃可與權者之事今以常情論之決不能合不若且置勿論而於君臣父子大倫之正深致察

焉則亦不待他求而其輕重取舍之間當自知所處矣此亦食肉之馬肝不須深論也　第五十九答揚子順書

示諭正名之說胡氏所論固有未盡然其大義謹嚴而聖人之妙用變通又自有不可測者不可以私情常識議其方也如以爲疑則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姑置此而議其切於吾身者焉可也　第六十答程珙書

子謂衛公子荊章

衛公子荊善居室

言居室則似是處家之意　第五十五答李守約書

如有王者章

必世而後仁章

說云使民皆由吾仁如此則仁乃一己之欲而非人所同得矣　第三十二答欽夫仁疑問

定公問一言興邦章

定公問一言可以興邦舊點言不可以若是爲句今以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作一句不識別有微意否

如集註說恐二字亦自相應以若是絕句恐不詞也

第五十五答李守約書

吾黨有直躬章

世之狗名而不窮其實者至幾何其不若是哉

此不知所指言者謂何等事文意殊不明也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説

樊遲問仁章

樊遲問仁章

説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仁其在是矣又云要須從事之久功夫不可間斷恐須先説從事之久功夫不可間斷然後仁在其中如此所言却似顛倒也

第三十二答欽夫仁疑問

誠敬如何分順之曰誠字體面大敬字却用力曰伊川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徹上徹下語如此敬亦是聖人事曰固是畢竟將敬做誠不得到得誠則恭敬忠皆其緼也

誠是實理聖人之事非専之謂也推此意則與敬字不同自分明矣聖人固未嘗不敬如堯欽明舜恭已湯聖敬日濟是也但自是聖人之敬與賢人以下不同耳　第四十二答石子重書

或云明道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了此便是徹上徹下語且道如何是徹下語居處恭執事敬與

人忠此此是形而下者然於此須察其所以恭所以敬所以忠其來由如何以至耳目鼻口視聽言動皆然了此便透頂上去便是天命天性純乎天理此是形而上者是徹上語是一體渾然底事元無兩般能了此則他禪宗許多詭怪說話皆見破若如此說是乃自陷於異端而不自知又如何見得他破　第五十五答熊夢兆書

子貢問士章

子貢問士

伊川先生所云以子貢平時氣象知之又味夫子所答之意有耻不辱纔是依本分不踈脫不是過當底事儘似退後一步說然考其實則甚難所謂篤實自得之事也便可見往來答問意旨子貢所以請問其次者蓋爲自省見得有未穩當處可見孔門學者爲己之實若曰固已優爲便是失照管也　第三十九答范伯宗書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或云學者天資庸常舊習未去便令他學中則怠墮廢弛循常習故去須是奮發有豪邁之氣出得舊習了然後求中所以孔子道不得中行而與之

必也狂狷乎竊謂所學少差便只管偏去恐無先
狂後中之理
或人之説非惟用力處有病亦説壞了中字後説得
之　第五十五答熊夢兆書
先生嘗説善人不足任道狷者剛介有守有骨肋
做得事如曾子孟子皆過於剛如文帝是善人只
循循自守武帝有狷底氣象足以大有為又嘗説
孟子比原憲則憲狷介謹守有餘然不足以任道
孟子便擔當做得事其説狷字意不同何也
狂者志高可以有為狷者志潔有所不為而可以有
守漢武帝不是狷恐聽之不審也武帝近狂然又不
純一不足言也　第五十七答陳安卿書
剛毅木訥近仁章
近仁之説來喻固未安擇之説亦有病竊原聖人之
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
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功夫乃可實見近處
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為近可下
功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象思量出仁體
來則恐無是理也　第四十三答曹晉叔書
昨得晉叔書説剛毅木訥近仁云擇之嘗告以仁者

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須就發見處看得通神自然識得細看此説似非所以曉人乃所以惑人晉叔緣此説得來轉沒交涉不免就其説答之似稍平穩今謾録去不知還更有病否孔門求仁功夫似只是如此著實説未有後來許多玄妙也通神之語恐亦有病况不務涵養本根而直看發處尤所未安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此句極好然却只是一句好説話正如世俗所謂卦影者未知仁者定理會不得知仁者又不消得如此説與它要之聖賢言仁自不如此觀論語孟子可見矣如何如何

第四十三答林擇之書

蘇文忠公爲孫君介夫作剛説其所以發明孫君之爲人者至矣然剛之所以近仁爲其不詘於欲而能有以全其本心之德不待見於活人然後可知也寧都主簿鄭載德得遺迹於君家將摹刻而寘之學宮間以視予因爲識其左方以告觀者使勉夫剛而益求所以爲仁之方云慶元乙卯二月癸未新安朱熹書

第八十三跋東坡剛説

朱集四書說卷之十八

朱集四書說卷之十九

論語十五

憲問篇

憲問耻章

前書所喻原憲一條似於鄙意有未安者而來書云云支蔓纏繞只如舊日更望詳細思繹勇猛掃除庶於正大光明之域有進步處也　第四十七答呂子約書

克伐怨欲不行章

持養之功想日有味要之以久則克伐怨欲之私自

當退聽矣　第四十四答蔡季通書

所諭玩味見成義理甚善然亦須就自己分上體當方見真實意味也顏子之樂原憲之問此等處說時各是一義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功夫到此成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快活自無克伐怨欲之根不是別有一項功夫理會此事也但未知仲升平日所用功夫如何耳此不可不勉也　第五十三答劉仲升書

邦有道危言章

危論等語此或者道伯恭之言其間頗有可疑處故因書扣之而伯恭自辨如前所云耳隨時云者正謂或危或孫無不可隨之時耳若曰當視時之可隨與否則非聖人所謂隨時矣　第四十答何叔京書

有德者必有言章

仁者必有勇章

說云於其所當然者自不可禦又云固有勇而未必中節也者故不必有仁此似只說得義字　第三十二答欽夫仁疑問

有德者必有言有仁者必有勇洵竊謂有德者未必有言然因事而言則言之中理可必也仁者未

必有勇然義所當爲則爲之必力可必也故皆曰
必有
有德者未必以能言稱仁者未必以勇著然云云以
下各如所說　第四十一答程允夫書

南宮适問於孔子章

夫子不答南宮适
适雖非問然其言可取則亦不應全然不答疑其實
有貶當世而尊夫子之意夫子不欲兼當故不答耳
第五十五答李守約書

君子而不仁者章

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章
說云惟其冥然莫覺皆爲不仁而已矣此又以覺爲
仁之病　第三十二答欽夫仁疑問

爲命章

雖然言外之意也
恐聖人未有此意但作今日推說卻不妨耳　第三
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或問子產章

以其有人之道也
古註云猶詩所謂伊人此說當矣莊子曰之人也物

莫之傷亦與此同若曰有人之道極言之則太重管仲不能當淺言之則太輕又非所以語管仲也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人也之說古註得之若管仲爲當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產之徒爲當不得一箇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粗厲而鄙也　第三十六答陳同甫書

管仲奪伯氏駢邑

亦嘗疑蘇說少異然牽於愛而存之此但當用吳氏說引荀子以證之可也　第五十五答李守約書

孟公綽章

脚

趙魏老在當時號爲家事治者

此句不可曉恐傳本有誤字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子路問成人章

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爲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問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爲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爲子路爲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文仲卞莊子冉求中間插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足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摸也　第三十六

答

答陳同甫書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程子曰云云

此解恐當用致堂說向見伯恭說亦如此　第三十

一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管仲之喻甚正但以夫子之言考之恐無此意程子之意蓋欲主張名教而以爲夫子許其不死却不如以爲存而不論之可畏也試更思之　第四十七答

呂子約書

或問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爲兄信乎曰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矣蓋亦未有以知其必然但孔子之於管仲不復論其所處之義而獨稱其所就之功耳蓋管仲之爲人以義責之則有不可勝責者亦不可以復立於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則其功所以及人者未可以遽貶而絕之也是以置其所不勝責者而獨以其不可貶者稱之稱之固若與之而其所置而不論者又若將有時而論之也夫若將有時而論之則其所以爲存萬世之防者亦不可不謂之切至耳矣蓋聖人之心至明至

公人之功罪得失固無所逃於其間而其抑揚取舍之際亦未嘗有所偏勝而相掩也非可與權者其孰能知之曰然則程子非與曰彼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曲加意焉其所以微顯闡幽建立民彝之意至深遠矣學者當熟考而深求之未可以率然議也

第五十答潘恭叔書下同

友恭竊詳二子之問子路曰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未仁乎以召忽對管仲言之是以召忽之死爲是以疑仲不死難爲非故以爲未仁也子貢曰不能死又相之既言不能死復繼以又相之是疑仲不

特不能死而又事殺其主之人故亦以爲非仁也意者子路以仲爲當死而不當生而子貢則并以爲設使可生桓公亦不當事而俱有未仁之問也殊不知仲同糾謀則雖有可死之道而桓乃當立則無不可事之理蓋仲雖糾之傅然非糾之臣乃齊之臣也桓公當立則桓乃吾君所當事也但仲之罪乃在於不能諫糾之爭而反輔糾之爭耳是其不死殆知前日之爭爲不義而非求生之比也桓公舍其罪而用之則名不正而事正亦非反覆不忠之比也故夫子答子路爲未仁之問則稱九

合之功曰如其仁以爲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夫以九合之仁過於不死之未仁則夫子之意未真（一本真作直）以不死爲非可知矣答子貢不死而又相桓爲非仁之問則復稱其功又辨其不死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曰豈若云者是又以仲之不死過於死也是夫子之意皆以不死相桓爲可而不以其所處爲非也故舊日讀此一章以程先生之說爲正以桓公爲兄子糾爲弟召忽之死爲守節管仲不死爲改過二子不仁之問正疑其所處之非而夫子答之乃論其所處之義而非專取其所就之功也今伏讀先生之說怳然自失玩味累日迄未有得區區之意竊謂若從荀卿之說則桓公爲殺兄管仲爲事讎是仲不可復立於名教之中聖人當明辨之以存萬世之防可也舍二子之所問而旁及其所就之功毋乃以功而掩義乎使二子問仲之功夫子置其所處之義而以不可貶者稱之可也今所問者不答而所答者非問則是畧其義而取其功也且不明以辨二子之問而陰以存萬世之防當其時而不論而將有時而論之幾於不切而謂之切

至何也薄昭之言雖未知其必然然以聖人取之
之意則妄意謂桓公非殺兄管仲非事讎可也
此論甚善向呂子約亦來辨之然不若來諭之詳也
但管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但其時義尚有可生
之道未至於害仁耳
管仲於公子糾其可以無死者以其輔之非義故
也若子路之死失在不合仕於孔悝耳既食其祿
必死其難可也不審於其始而臨難始曰吾於此
可以無死也則愚恐世之反側不忠者得以藉口
矣

此說甚善然聖人不以不死責管仲何也　第五十
二答呉伯豐書
疑義數條意皆甚正但首章管仲事程子所推聖人
本意恐已得之蓋其不死子糾而從桓公乃是先迷
後得如今叛逆而遭赦宥自無可死之理然此事夫
子當時不曾明言但今以其言專取其功而畧無譏
貶之詞可以推見之耳若果有罪則聖人必有微詞
以見功過不相掩之意不特如此說矣故疑程子此
義講之甚精而鄙意所疑則其曰若當死而不死則
後雖有功亦不復取此則未安耳功自功過自過若

過可以掩功則功亦得掩其過矣康節先生論學春秋者當先定五伯之功罪而以五伯爲功之首罪之魁此語最爲切當然非獨論古事爲然也見諸行事則操賞罰之權持黜陟之柄者亦當以是爲心乃能盡用一世之材以濟天下之務而不失其正耳仁之一字以其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其功則惟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其德之如何　第六十答江易直書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章

桓公不足以有爲民不免左衽管仲之不死得爲仁乎或以爲管仲自信其才雖不遇而仲之仁自若也若夫成功則天也

孔子許管仲以仁正以其功言之耳非以管仲爲仁人也若其無功又何得爲仁乎　第四十一答連嵩卿書

其言之不作章

其言之不作

此但謂大言不作者其實難逼耳來說理意亦善但文勢稍倒恐不若依舊說　第四十四答江德功書

子路問事君章

子路問事君范氏謂犯非子路所難而以不欺爲難夫子路最勇於義者而何難於不欺哉特其燭理不盡而好強其所不知以爲知是以陷於欺耳以使門人爲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　第五十二答呉伯豐書

君子上達章

上達下達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汙下底道理

呂謂君子日進乎高明小人日究乎汙下　第三十二答張敬夫書

古之學者爲己章

所以成物特成己之推而已

按此爲人非成物之謂伊川以求知於人解之意可見矣若學而先以成物爲心固失其序然猶非私於己者恐亦非當時學者所及也呂與叔中庸序中亦如此錯解了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説

孔子亦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有志之士深省乎此亦足以判然無疑於舜跖之間矣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第五十八答方平叔書

古之君子學以爲己非求人之知也故從師親友以

求先王之道心思口講而躬行之既自得於己矣而謙虚晦默若無有焉今之人則反是是以譬之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後之人則以石爲玉而又衒之也

君子恥其言過其行章 第七十六劉甥謹字序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友端竊謂過其行猶易所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過非言過其行也以而字貫其中可見矣范氏以下之說恐文勢不順

舊嘗疑此章當如此說今得來喻甚合鄙意也 第

五十答潘端叔書

君子道者三章

知仁勇聖人全體皆是非聖人所得與焉故曰夫子自道也

道體無窮故聖人未嘗見道之有餘也然亦有勉進學者之意焉自道恐是與道爲一之意不知是否

第三十二答張敬夫書

子貢方人章

所示宗泒不知何人爲之昔子貢方人而孔子自謂不暇蓋以學問之道爲有急乎此者故也使此人而

知此理則宜亦有所不暇矣 第四十一答程允夫書

觀來書所論它人長短得失無不精當但平日所見所以讀書為學之意處己接物之方則甚有不相似者豈其務外者多而反身或闕耶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願宜之常思此句念念向裏就切己處做功夫他人之長短得失非吾之所當知也 第五十四答呉宜之書

不逆詐章

孔註文義為順

按孔註文義極不順惟楊氏說得之抑者反語之詞如云求之與抑與之與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皆略反上文之意也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不逆詐不億不信此有以見聖人皆欲天下後世歸於寛厚長者之域處蓋天下不能皆君子不能皆小人私淑艾之可也今設有詐與不信之人彼未必不心知其非第此以誠實之道處之亦未必不觀感而化不亦善乎何用逆億為然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小人之道來使此而

不先覺豈不爲所罔乎故亦在所先覺方爲賢耳逆詐億不信恐惹起自家機械之心非欲彼觀感而化也胡明仲云逆億在心是自詐自不信也只是此意若如此說便支離了不親切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李光祖曰理地明白則私智無所用之矣此說極善齊中曰抑亦二字當玩味有深意固是如此莫須也著先覺方是賢乎乎者疑問之辭以上意未盡故疑問也

第三十九答許順之書

微生畝謂孔子章

包註訓固爲陋此解是恐亦未安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莫我知也夫章

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岳先擧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

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
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
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
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
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
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
志之士所以隱憂浩嘆而欲火其書也　第三十答
汪尚書書
嘗見明道有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又似且如此用功基脚却稍牢固未敢便離却下學
之地別求上達處也但當更於存養踐履上著力不
可只考同異校詳略專爲章句之學而已大抵道理
平鋪放著極低平處有至高妙底道理不待指東畫
西說南道北然後爲得不傳之妙也明者思之以爲
如何　第三十五答呂伯恭別紙

賢者避世章

避地避世避色避言

所過不同固有未及徵於色而已發於聲者矣　第
五十五答李守約書

書云高宗章

大君勑五典以治天下而廢三年之達喪
經文未有此意短喪自是後世之失若欲發明當別
立論而推以及之不可只如此說無來歷也　第三
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諒闇以他經考之皆以諒闇爲信默惟鄭氏獨以
爲凶廬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
所引翦屛柱楣是兩事柱音知主反似是從手不從
木也蓋始者戸北向用草爲屛不翦其餘至是改而
西向乃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著於地至是乃
施短柱及楣以柱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
戸也來諭乃於柱楣之下便云既虞乃翦而除之似
謂翦其屛而并及柱楣則誤矣諒陰梁闇未詳古制
定如何不敢輙爲之說但假使不如鄭氏說亦未見
天子不可居廬之法來諭所云不知何據恐欠子細
也滕文公五月居廬是諸侯居廬之驗恐天子亦須如此　第六十三答郭子從書
脩己以敬章
敬有淺深敬之道盡則脩己之道亦盡而安人安
百姓皆在其中
此意甚善但敬有淺深一句在此於上下文並無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當反使人疑脩已是敬之淺者安百姓是敬之深者今但削去此四字及下文一亦字則意義通暢自無病矣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子路問君子

諸說之中此條尤爲險恠深非鄙拙之所敢聞也若曰脩已以安百姓幾時安得了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則其曰脩已以安人而不曰堯舜病諸者又何謂耶　第四十四答江德功書

安人安百姓則又擴而大之也

脩已以安人以安百姓蓋其積愈盛而其效益廣爾廣非有擴而大之之意也　第六十四答或人書

原壤夷俟章

幼而孫弟至見其弊之所自也

恐聖人無此意今以爲當如是推之則可耳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責原壤三語須作一句看若只老而不死則聖賢固有壽考者豈可以其竊天地之機而謂之賊耶　第六十一答曾景建書

朱集四書説卷之十九

朱集四書説卷之二十

論語十六

衛靈公篇

衛靈公問陳章

論問答衛君一條以爲有所畏避亦非是此只是禮合如此耳此等處相似而不同只差毫釐便有公私之異不可不察也　第六十一答曾景建書

子曰賜也章

所謂約我以禮者歟

此説已見顔淵喟然章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

已論語說下同

此亦子貢初年事

既曰當其可則子貢是時應已默契夫子之意矣後來所言夫子之得邦家者安知不由此而得之何以知其爲初年事耶此等既無考據而論又未端的且初非經之本意不言亦無害也

語子貢一貫之理詎謂五常百行人倫物理紛紜雜揉不可名狀是可謂有萬而不同者矣然一體該攝乎萬有而萬殊歸乎一原循其本而觀之則固一矣即其用而驗之則是其本行乎事物之間斯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聖人生知固不待多學而識學者非由多學則固無以識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累既久豁然貫通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矣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間灼然知天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爲妙爾夫子當其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觀夫子於曾子之外獨以告子貢則其不躐等而施者抑可見矣諸儒以多學爲病者不知其意如何

此說亦善

第五十六 答方賓王書

子張問行章

人雖不見知而在已者未嘗不行

夫子之言言其常理此人雖不知別是一段事未應遽說以亂夫子之意向後別以已意推言則可耳

第三十一 與張敬夫論癸已論語說 下同

參前倚衡使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

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若不責之於言行之實而徒曰存其理而不舍亦何益哉

所諭敬字功夫於應事處用力為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為默然無為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

第五十 答周舜弼書

參前倚衡之說甚簡當尹公云此只是收拾心令有頓放處此意亦好

第三十五 答呂伯恭別紙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 智崇禮卑之意 蓋學者其知要高明其行須切近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竊謂言忠信行篤敬所主者誠敬而已所主者既誠敬則所見者亦此理而無妄矣故坐必如

尸立必如齊此理未嘗不在前也

二說皆善

第四十一答連嵩卿書

子張問行至子張書諸紳友端竊謂言忠信行篤敬存養之工繼而不息則事來知起不爲物欲所昏而理之所在不能捨於省察之際矣若如楊氏其者指物之辭所謂其者果何者學者見此而後行則無入而不自得之說置之胷中則恐事物之來反成疑貳却反無下手處

其字正指忠信篤敬耳參前倚衡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常如有此二物在目前也

第五十答潘端叔書

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耶

第五十九答吳斗南書

詳來示知日用功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

第五十九答陳才卿書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

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竊謂切問近思是主於致知忠信篤敬是主於力行知與行不可偏廢而此條之意謂隨人資質各用其力而其至則一如是則亦有行不假於知者未知如何伏乞指教

切問忠信只是泛引切己底意思非以爲致知力行之分也質美者固是知行俱到其次亦豈有全不知而能行者但因持養而所知愈明耳

子善書　第六十答潘

子張問行云云不能捨於省察之際矣〔一有〕夫然後可行也參前倚衡云者理之形非實有物也今以日用言之以存主爲本至事物之來知之所覺心之所慊乃力行之庶幾此意循循而有進焉若如揚氏其者云云

其字正指忠信篤敬耳云云在目前也　第五十答

潘端叔書考異

直哉史魚章

猶有卷而懷之之意未及潛龍之隱見

恐不須如此說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志士仁人章

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爲哉

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且非爲恐虧其所以生者而後殺身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爲之也此解中常有一種意思不以仁義忠孝爲吾思之不能已者而以爲畏天命謹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爲之則是本心之外別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重輕而後爲之也誠使眞能舍生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慤實自盡之意矣大率全所以生等說自它人旁觀者言之以爲我能如此則可若挾是心以爲善則已不安帖況自言之豈不益可笑乎呂覽所載直躬證父一事而載取名事正類此耳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殺身成仁章

説云是果何故哉亦曰理之所會全吾性而已欲全吾性而後殺身便是有爲而爲之且以全性兩字言仁似亦未是　第三十二答欽夫仁疑問

侯氏所以求生害仁殺身成仁皆義也非仁也仁義本無二學者當於一道上別出先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蓋仁者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必大復推之曰以仁決者因心以爲取舍必無所違乎其德以義決者卽事以權輕重必無所失乎其宜未知是否

此説得之然細看侯氏説亦有些意思試更推之

第五十二答吳伯豐書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炳以爲理當死而求生是悖理以偷生失其心之德也故曰害仁理當死而不顧其身是舍生而取義全其心之德也故足以成仁若比干諫而死夫子稱其仁所謂殺身以成仁也雖死不顧只是成就一个是而已使比干當諫不諫而苟免於難則求生以害仁矣未知是否

此說得之然更要見得失其心之德全其心之德各是如何氣象方見端的　續第九答劉韜仲問目

顏淵問爲邦章

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韶舞此吾夫子之言萬世不易之通法也　第七十二古史餘論

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

此是聖人立法垂世之言似不必如此說然禹以丹朱戒舜舜以予違汝弼責其臣便說聖人必戒乎此亦何害乎此蓋尊聖人之心太過故凡百費力主張不知氣象却似輕淺迫狹無寛博渾厚意味也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春秋正朔事此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正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觀伊川先生劉質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又似有所未通幸更與晦叔訂之以見教也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書

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

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爲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國語引夏令曰十月成梁）又似倂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比商書不同者蓋後世之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其制度之闊畧耳（注家謂十月乃後人追改當更攷之）愚意如此未知是否因便復以求教幸還以一言可否之此區區所深望也

答呉晦叔書 下同

前書所諭周正之説終未穩當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獲此即止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歳之大熟而未獲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爲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它可考必矣今乃欲以

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爲不改月之驗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恠在周之十月則爲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爲異哉況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爲據之明且審也若尚有疑則不若且闕之之爲愈不必彊爲之說矣（詩中月數又似不曾改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故熹向者疑其並行也）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時亦必不改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正月而不改時（改月者後世之彌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故祭祀田獵猶以夏時爲正）以書

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愚見如此而考之劉質夫說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爲夫子所加（王字亦非史策舊文）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

此字而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汲家竹書乃晉國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歳首則又似胡氏之說可爲據此間無竹書煩爲見拙齋扣之或有此書借録一兩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漢書元年冬十月註家以爲武帝改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煩子細詢考也　第四十三答林擇之書

不講學如何曉得　第五十五答包詳道書

顔子一問爲邦夫子便告以四代之禮樂若平時都

三代革命何故要改正朔夏時既正必欲改之啇周無乃好異而未盡相兼之義春夏秋冬以成一歳此時序之正必欲改之無益於事祇見亂天時耳其改之之義謂何

改正朔所以新民之耳目古人蓋有深意而子丑之月亦有可爲歳首之義　第五十七答李堯卿書

人無遠慮章

蘇氏遠慮之說只是譬喩未必專以地言　第五十九答李公晦書

不曰如之何章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某竊謂如之何猶言無可奈何也天下無不可爲

之事聖人不曰如之何也學未至而歸咎於質事不成而歸咎於命國不治而歸咎於時皆付之無可奈何者苟付之無可奈何則已矣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此章數說皆通未知何者的爲正意且存之可也

第五十答潘端叔書考異

君子義以爲質章

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何故不及仁

續第九答劉韜仲問目

更思之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章

又聞深以好名爲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頽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先聖云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己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歟學者要當於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事事物物無非至當矣

第三十七答鄭景望書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

只合依程先生説

第四十四答江德功書

子貢問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章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不知如何分
恕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

第六十答潘子善書

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今之人多以姑息爲恕且自居官者言之爲州縣則不敢擊豪彊爲監司則不敢按贓吏爲臺諫則不敢排姦慝爲宰相則不敢退小人皆自以爲恕而不知恕者如心之謂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豈姑息之謂乎夫仁者謂之能好人可也而孔子兼能惡人言之炳謂恕字亦當如此體認未知是否

此說固善然被排擊遭按退決非己心之所欲今乃欲施於人又何以爲如心乎請更推之

續第九答劉韜仲問目

予不佞少從先生長者游嘗竊聞夫恕之說以爲不過推己之心以及人而已勉而行之又以爲無難也然克己之功未加而蔽於有我之私勝則非此未嘗不病焉而何敢易言之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用此辭謝不敢有者幾累月陳君請之不置而呂君亦以爲言予不得以終辭也則歷誦前語而謂之曰以

是爲記足以不沒乎爲齋之實而亦可見强恕之難
矣　别第七恕齋記

吾之於人也章

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

此說未盡愚謂毀者惡未至此而深詆之也譽者善
未至此而驟稱之也非但語其已然之善惡而已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下同

誰毀誰譽謂吾於人無毀譽之意也

聖人之心仁恕公平實無毀譽非但無其意而已
有所譽必有所試因其有是實而稱之

此亦未盡試猶驗也聖人或時有所譽者雖其人善
未至此然必嘗有以驗之而知其將至是矣蓋聖人
善善之速惡惡之緩而於其速也亦無所苟焉
又曰可毀可譽在彼又曰不云有所毀聖人樂與
人爲善也必有所試而後譽則其於毀亦可知矣
若如此說則是聖人固常有毀但於此著其有譽而
匿其有毀以取忠厚之名也而可乎毀破壞也如器
物之未敗而故破壞之聖人豈有是乎
誰毀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
意思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有下落疑斯民也

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此文義殊不分明却是班固景贊引得有意思註中說得亦好大抵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言譽而不及毀之意來喻亦善但毀譽兩字更須細看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試亦恐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聖人之心欲人之善故但有所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亦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全不別白是非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

第三十五答呂伯恭書

誰毀誰譽已具答子約書中然頃時聞伯恭議論常有過厚之意今此所論却與往者不同豈亦前所謂矯枉過正之論耶聖人大公至正處似無人情然其隱惡揚善之心則未嘗無也此乃天地生物之心孔門教人求仁正是要得如此耳試更思之復以見教爲幸

第三十五答呂伯恭別紙

誰毀誰譽

所論毀譽是如減了底甚當但此章更有曲折當熟
玩之所謂如有所譽者又何謂耶　第四十四答江
德功書
誰毀誰譽一章恐當看誰字此正見聖人大公無
我之心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又聖人無所
私好而於善善之意亦不侵過分毫來誨所謂但
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似恐於公平之意思
未完
熹昨來之說善善速惡惡緩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

精

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
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
平無私好惡然此箇意思常在便是天地生物之心
若但一向截然無情則恐或有流於申商慘覈之科
矣試更思之 洪範皇極亦有此意　第四十七答呂子約書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謀道一章若取舊說則二語爲複出矣兼又有以學
求祿之嫌恐不若今文協而義情也　第五十九答
李公晦書
知及之章

知及仁守章

說云如以愛爲仁而不明仁之所以愛此語蓋未盡 第三十二答欽夫仁疑問

知及仁守之說則是但此亦泛言如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古之聖賢亦未嘗無此戒也 第五十九答李公晦書

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莊敬者禮之容也兩句意疑相重炳謂端莊不慢者敬心之發躬行之事也所謂禮者化民成俗之具若爲之冠昏喪祭之品節以敎民孝弟者是也未知是否

動猶動民以行不以言之動禮只是在己者 續第九答劉韜仲問目

君子不可小知章

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所以可大受而不可小知也謂它只如此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耳 第三十九答許順之書

民之於仁章

民非水火不生活於仁亦然尤不可無者也然水

火猶見蹈之而死仁則全保生氣未見蹈之而死者

此段文義皆是只此一句有病不必如此過求

第三十二答張敬夫書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集註之說曲折雖多然詞意精密發明聖人勉人爲仁之意最爲緊切有功或問節取范氏之說詞雖平而意則緩且未見蹈仁而死一句與上文不相應如范氏仁不傷人之說則與上句不合如程子殺身成仁之說與上句合矣而地位不侔炳謂不如集註之說未知是否

殺身成仁蹈仁而死同異如何更思之　續第九答劉韜仲問目

當仁不讓師章

近看論語舊說其間多此類者比來尊凡固已自覺其非矣然近聞發明當仁不讓於師之說云當於此時識其所以不讓者爲何物則可以知仁之義此等議論又只似舊來氣象殊非聖人本意才如此說便只成釋子作弄精神意思無復儒者脚蹈實地功夫矣

第二十五答張敬夫書

欽夫近爲學者類集論語仁字各爲之説許寄來看然熹却不欲做此工夫伯宗以爲然否欽夫又説當仁不讓於師要當此時識所以不讓者何物則知此仁矣此説是否

第三十九答范伯崇書

朱集四書説卷之二十

朱集四書説卷之二十一

論語十七

季氏篇

天下有道章

天子亦豈敢以爲己所可專而加私意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

意見原壤夷俟子張問行章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説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不議謂不得與聞國政非謂禁之使勿言也如陽虎之流以庶人而與國政

者也
恐不如此陽虎饋豚於孔子蓋以大夫自處非庶人也蘇說之誤　第四十一答程允夫書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不能也

聖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發未說到此地位也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下同

言及之而不言當言之理不發也

此語甚恠蓋爲養之有素所牽而發耳然若如此則是自見不到有隱於人矣

君子有三戒章

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先生於集註中去却上句血字及下句氣字然今南康所刊本又却仍舊從范說不知如何

氣一也主於心者則爲志氣主於形體者卽爲血氣范氏本說蓋如此向來誤去其本文兩字後來覺得未穩故改從舊說　第六十二答李晦叔書

生而知之章

其至雖一而其氣象規模終有不同者

又當作不

此一節當刪去於解經之意亦未有所闕也

十一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説

性命若生而知之者渾然盡善則氣自氣理自理兩不相關又必説氣質自生知而下雖是天理無虧然却繫於氣氣清而理明氣濁則理晦二者常合故指爲氣質之性言此理視氣以爲進退非以氣質亦爲性命也

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多寡而理之全鈌繫焉耳 第五十六答鄭子上書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夫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禹稷顏回也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困而學之事也亦以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民而不知反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可不懋哉可不懋哉予嘗以困學名予燕居之室而來吾室者亦未嘗不以此告之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蓋又取夫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

有聞之意以爲困而學者其用力宜如是也讀是書者以下民爲憂而以未能行其所聞爲恐則予將取以輔吾仁焉　第七十五困學恐聞編序

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絶學費追尋困衡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狂寸陰　第二困學詩下同

困學工夫豈易成斯名獨恐是虛稱傍人莫笑標題誤庸行庸言實未能

君子有九思章

思是發用之機君子爲善小人爲惡那事不從這上出但君子約入裏面來小人拖出外面去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正當於此謹之君子所以貴愼獨也　第四十二答石子重書

見善如不及章

見善如不及

聖人之用舍行藏非但求志行義而已且此章文勢斷續或有闕文或非一章皆不可考不必强爲之說

第四十四答江德功書

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集註謂伊尹太公之流可當之是也顏子所造所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

庶子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蚤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

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然也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更俟詳之

第五十答潘恭叔書

陳亢問於伯魚章

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此凡言與人交際之道）記曰子事父母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此事親事長之道）適以此意奉聞大略然此等事更留意體察勤加鐫治爲妙此別須有旬月之期懷不能已聊復言之

第四十答劉平甫書

朱集四書說卷之二十一

朱集四書說卷之二十二

論語十八

陽貨篇

陽貨欲見孔子章

陽貨之惡如此聖人恐無不終絶之意時其亡而往者亦非欲其稱蓋終不欲見之耳遇其塗者乃不期而會不可得而避非得已也未知是否恐未然　續第九答劉韜仲問目

性相近章

性相近也

此只合依程先生說若所論似欲深而反淺欲密而反疏也性之在人豈得以相近而爲言耶　第四十四答江德功書

子曰性相近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夫人之氣質雖有偏正昏明純駁厚薄之不齊然稟生之初未甚相遠也故謂之相近至於上智之所以爲智下愚之所以爲愚亦皆其氣質使然既謂之相近矣何故又有上智下愚如是之懸絶也

氣象雖相近然亦有如是懸絶者蓋既曰氣矣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續第九答劉韜仲問目

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也　別第三程允夫

子之武城章

所與子約書中疑學道三十年爲後學之言者則熹深惑焉而尤以爲不可以不辨不審明公何所惡於斯言而疑之也以道爲高遠玄妙而不可學邪則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爾非若老佛之所謂道者空虛寂滅而無與於人也以道爲迂遠疎闊而不必學耶則道

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動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而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不但玩其文詞以爲綴緝纂組之工而已也故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而夫子是之則學道云者豈近世後學之言哉若謂歐公未嘗學此而不當以此自名耶則歐公之學雖於道體猶有欠闕然其用力於文字之間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則於易於詩於周禮於春秋皆嘗反復窮究以訂先儒之繆

第三十八答周益公書

子張問仁章

子張問仁

所論行字之意甚善聖言著實大抵類此推之以及其餘則聖人之意可得而浮誕之見無所入於其中矣

第四十四答江德功書

佛肸召章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集註云匏瓜繫於一處而不食物古註云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

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然匏瓜未嘗不可食而謂之不食物何也不食謂亦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今俗猶言無口匏亦此類

續第九答劉韜仲問目下同

公山佛肸之召諸家之說善矣愚必以揚氏解佛肸章爲得其要蓋公山之召而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而子路之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肸之召又舉其所聞以爲問其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爲法庶乎不失其親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邯鄲之患也未知是否

得之

子曰由也章

六言六蔽說

此亦但疑其文有不同耳先立題目又令復坐而後言之亦似太鄭重也

第六十一答嚴時亨書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所諭詩說先儒本謂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爲正風雅其後以類附見者爲變風雅耳固不謂變者皆非美詩也大序之文亦有可疑處而小雅篇次尤多不可

曉者此未易考但聖人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惡此則炳如日星耳今亦不須問其篇章次序事實是非之如何但玩味得聖人垂示勸戒之意則詩之用在我矣鄭衛之詩篇篇如此乃見其風俗之甚不美若止載一兩篇則人以爲是適然耳大抵聖人之心寬大平夷與今人小小見識遮前掩後底意思不同此語亦卒乍與人說不得且徐思之俟它日面講也

第四十五答廖子晦書下同

德明讀先生詩傳極有感發始知詩眞可以興也所疑正變風雅已荷開曉又見教讀書之說且云聖人之心寬大平夷與今人小小見識遮前掩後底意不同夫温柔敦厚寬大平夷固詩之教求諸緑衣終風栢舟考槃尤曉然可見但所謂小小見識遮前掩後者不知所主何意於詩何與豈只以所載刺詩有淫褻不可告語者聖人亦存而不刪也耶所疑未得伏乞批誨

鄙意初亦正謂如此但寬大平夷亦舉大體而言不專指此一類也

子謂伯魚章

爲者躬行其實也

按諸先生多如此說意極親切但尋文義恐不然耳爲只是誦讀講貫墻面只是無所見書所謂不學墻面亦未說到不躬行則行不得處也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横渠先生之說所以與諸家不同者何故若曰告之教之則是爲之也說得爲字太重經意恐不然也未知是否

爲猶學也　續第九答劉韜仲問目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所爲患得者計利自便之心也

此句解得文義不分明而語意亦不親切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古者民有三疾章

今之愚者詐而已矣智則能詐愚者本無智巧也何故能詐

如狂不直侗不愿之類　續第九答劉韜仲問目

予欲無言章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洵竊謂四時行百物生皆天命之流行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亦猶是也行止語黙無非道者

不爲言之有無而損益也有言乃不得已爲學者發耳明道先生言若於此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亦非謂此語中有禪蓋言聖人之道坦然明白但於此見得分明則道在是矣不必參禪以求之也

如此辨別甚善近世甚有病此言者每以此意曉之然不能如是之快也

第四十一答程允夫書

予欲無言蓋夫子以子貢專求之於言語之間告之此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於踐履事爲之實也程子所論孔子之道如日星一段雖引無言之文然其大意却似說無隱之義至其言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夫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予欲無言何也或曰予欲無言一章實兼無隱乎爾之義蓋四時行百物生所謂無隱也程子之說蓋推明夫子啓發子貢之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爲之實者未知是否

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甚好更熟玩之當自見得分明也

續第九答劉韜仲問目下同

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爲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百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

容周旋自然中禮未知是否
有此意

宰我問三年喪章

宰我問喪章

說云以爲不仁者蓋以其不之察也宰我聞斯言而出其必有以悚動於中矣據此似以察知悚動爲仁又似前說眞然莫覺之意 第三十二答欽夫仁疑問

龜山曰宰我問三年之喪非不知其爲薄也只爲有疑故不敢隱於孔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龜山之意當是如此然聖人之無隱與宰我之無隱亦當識其異處 第四十一答程允夫書

宰我遊聖人之門而有短喪之問不類學者氣象諸家之說或謂至親以期斷而宰我欲質其所知有疑而不敢隱所以爲宰我蓋欲聞其過也炳以爲宰我在聖門雖列於言語之科然哀公問社而有使民戰栗之對方晝而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譏觀其地位如此則宜有短喪之問也未知是否

短喪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爲忠信此一事而兼有得失又有重輕 續第九答劉韜仲問目

飽食終日章

飽食終日

此不欲啓博奕之端防慮甚密然聖人乃假此以甚彼之辭不必過爲之説文義不通却成穿鑿也　第四十四答江德功書

君子亦有惡乎章

以子貢之有問至抑可知矣

夫子之問未見惡人之疑子貢之對亦未見檢身之意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説

君子有惡

諸先生有説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以自警者此意得之恐無天人之別　第四十四答江德功書

唯女子與小人章

子曰惟女子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某竊謂此所謂小人乃服役之人僮僕之類若泛言小人則不應謂之養耳女子小人近之則傷褻遠之則寡恩不遜與怨皆感之之道有未至耳其惟嚴於治己恕以待人則不遜與怨庶免乎

此章鄙意亦如此　第五十答潘端叔書考異

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聖人立言之意固是勉人及時進德然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行之士不徇流俗衆必羣嘲共罵何爲而不見惡學者亦不可不知也未知是否

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

續第九答劉韜仲問目

朱集四書說巻之二十二

朱集四書說巻之二十三

論語十九

微子篇

微子去之章

皆稱爲仁以其不失其性而已

此說仁字恐不親切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殷有三仁章

說云三人皆處之盡道皆全其性命之情以成其身故謂之仁又云可以見三子之所宜處矣此似只說

得義字又以全其性命之情爲仁前已論之

十二答欽夫仁疑問　第三

微子篇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一段銖於三仁之去就死生未知其所以當留當去當死之切當不可易處嘗讀微子書見其所以深憂宗國之將亡至於成疾爲狂瞶耄無所置身其心切矣然終不言於紂以庶幾萬一感悟而遽爲之去是必有深意者東坡則曰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紂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者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微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俱去然微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人各自以其意貢于先生微子去之以續先王之國箕子爲之奴以全先王之祀比干以諫而死爲不負先王也而林少頴亦從其說以爲二人處危疑之地身居嫌隙不可彊諫徒死又無益故微子雖欲謀於箕子以救紂之顛隮然箕子以謂我與受其敗（猶言我起而諫則受其禍）不可以復諫又不可居位故微子遁逃以避禍而箕子隱晦以自存惟比干不處嫌疑故彊諫而死三人所處之勢不

同故各行其志以自達于先王而已審如是說則微子箕子皆未嘗諫無乃屑屑然避嫌遠禍以苟存乎唐孔氏曰我與受其敗者我適起而受其禍敗不可逃免然殷滅之後我不事異姓不能與人爲臣僕亦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適値紂怒未甚故得不死耳微子告二人而獨箕子答者比干與箕子意同經省文也竊謂孔氏去古未遠（唐孔氏蓋推本安國之意）其言必有所據蓋嘗因是妄謂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與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紂囚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於溝瀆而爲匹夫之諒哉故

因遂佯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卽死庶幾彌縫其失
而冀其萬有一開悟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
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
同爾使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卽死也使紂
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
於箕子爲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謂吾二人者
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皆當與社稷俱
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
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而立子帝乙
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兩人故吾舊所云者
足以害于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
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
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東萊所謂人先有疑心
則雖盡忠與言而未必不疑蓋疑心先入而爲之
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留但當遯逃而出乃合於道
又況我與比干既留諫以事紂則存亡未可知萬
一不死固爲人臣僕此心已堅定則亦不可使成
湯以來廟不血食況汝爲元子又居危疑之地義
當逃去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
同各出於至誠惻怛之心無所爲而爲之故孔子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並稱三仁或以此歟妄意如此乞賜諄切垂誨

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被囚也　第五十一

答董叔重書

比干之忠方始謂之仁然亦只是一事之仁

詳味孔子之言比干恐不是一事之仁　第五十七

答李堯卿書

先生批答李公有云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竊謂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只說此一事見其有仁耳蓋此大節目上不昏昧則是性綱已舉其餘自可類從然詳夫子所以許之之意蓋亦重在此處以是爲主而於全德無所妨故耳固非謂止此一事有仁而其他尚有不仁處亦非謂全體渾然無闕而不容止以此一事偏指之也故此三仁之仁與一事之仁固異而與合下來全仁者亦自不同

先生答李公又云吾之所以爲心者如何而能無入而不自得須要理會竊謂須是知止有定然後無入而不自得也

得之然亦須有涵養工夫也　第五十七答陳安卿書

柳下惠爲士師章

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爲辱也此其所以爲和而介歟若徒知其不去之爲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爲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

得之

續第九答劉翁仲問目

子路從而後章

植杖而芸亦不迫矣止子路宿則其爲人蓋有餘裕又曰行以避焉隘可知也

此語自相矛盾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接輿歌而過孔子蓋欲以諷切孔子孔子欲與言之則趍而避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固將有以發之而二人不答所問傲然有非笑孔子之意至於荷篠丈人知子路之賢則止子路宿殺鷄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願見矣數子者若謂其無德而隱則佯狂耕耘以避亂世澹然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信不移若有所得者

可無恐無可

若謂其無故而隱則危邦濁世道既不行亦未見其必可以仕也特其道止於歸潔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知所謂可無者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其規摸氣象不若聖人之正大若以素隱行恠視之愚意未知是否

無道而隱如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徉狂則行恠矣沮溺荷蓧亦非中行之士也 續第九答劉韜仲

問目

逸民章

伯夷何以只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倫叔齊何以只知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己而父命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命爲尊而兄弟爲卑在叔齊則其父子繫於己而天倫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爲重而父子爲輕否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胡氏春秋後有謹始例說得好 第五十七答陳安卿書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所謂降志如不去之類所謂辱身如三黜之類然聖人列之於逸民者

不知於何處見得抑下惠遺逸處
得之　續第九答劉韜仲問目
　不施其親章
　引尹氏說
尹氏固佳然不知施字作如何解若如謝氏雖亦引
無失其親爲解然却訓施爲施報之施則誤矣此等
處須說破令明白也陸德明釋文本作弛字音詩紙
反是唐初本猶不作施字也呂與叔亦讀爲弛而不
引釋文未必其考於此蓋偶合耳今當從此音讀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已論語說

君子不施其親謝氏曰對報之謂施如親黨特無
失其爲親而已豈有施報往來之意也謝氏之意
不明竊意其若曰君子所以厚於親黨者特欲不
失其親親之義而已豈有施報來往之意猶言其
豈望施報來往也其說與經文不通炳所録或問
解此段內有兩句云人之所以害其親親之恩者
其失在於望報而不在於施炳謂施字上漏却不
　字未知是否
謝說不通故或問中辨之文意分明不脫字也
第九答劉韜仲問目　續

朱集四書説巻之二十三

朱集四書説巻之二十四

論語二十

子張篇

士見危致命章

楊氏曰云云

似不必如此分別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説

執德不弘章

論語精義伊川先生曰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云云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直翁所疑曰學而至於盡心則與道不隔非信道篤者能之也則所以誠之者特在存養而已至此豈待言信道篤而伊川云爾者蓋信道者通貫上下者也為學之始固在夫信道之篤至於盡心之後亦在夫信道之篤也然以為惟與道不隔者為能信篤若與道隔則尚未識道安能信哉其所信者特信聖賢之言爾非自信也故伊川信道篤必在於盡心知性之後學者要當先明盡心性為何學然後知學之可以為聖人決矣不知先生以為如何

信有淺深有是篤信聖賢而信之者有是自見得道理當然而信之者伊川之意蓋如德功之說然謂如此然後能信則又過矣又道字之義恐伊川之意與德功亦不同也

第四十四答江德功書

博學而篤志章

博學而篤志章

明道云學者要思得之說云蓋不可以思慮臆度也

按此語與明道正相反又有談說玄妙之病前所論不知其仁克己復禮處與此正相類大抵思慮言語

躬行各是一事皆不可廢但欲實到須躬行非是道理全不可思量不可講説也然今又不説要在躬行之意而但言不可以言語思慮得則是相率而入於禪者之門矣　第三十二答欽夫仁疑問

仁仲蓋有意於切問近思之學者然亦便如此不得更須博之以文始有進歩處耳　第六十二答杜仁仲書

百工居肆章

致者極其致也

恐當云致者極其所至也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説下同

自未合者言之非用力以致之則不能有諸躬道固欲其有諸躬然此經意但謂極其所至耳不爲有諸躬者發也若曰有諸躬則當訓致爲致師之致如穫氏之説矣然本文意不如此

大德不踰閑章

小德節目也

此章説甚佳但以記所謂後其節目者觀之則此二字似未甚當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説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君子之道孰爲當先而可傳至循其序而用力耳詳本文之意正謂君子之道本末一致豈有以爲先而傳之豈有以爲後而倦教者但學者地位高下不同如草木之大小自有區別故其爲教不得不殊耳初無大小雖分而生意皆足本末雖殊而道無不存之意也焉可誣也獲氏得之有始有終尹氏得之此章文義如此而已但近年以來爲諸先生發明本末一致之理而不甚解其文義固失其指歸然考之程書明道嘗言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此解最爲得之然以其言緩而無奇故讀者忽之而不深考耳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爲譬之草木區以別矣何嘗如此儱侗來惟審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可在其中矣如吾子之說是先向上達處坐却聖人之意正不如是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正是鶻崙呑

棗向來李文説鐵籠罩却之病恐未免也

第三十九　答許順之書

君子之道本末一致灑掃應對之中性與天道存焉行之而著習之而察則至矣孰謂此本也宜先而可傳此末也宜後而可倦哉譬諸草木其始植也爲之區別而已灌漑之長養之自芽蘖以至華實莫不有序豈可誣也然學者多慕遠而忽近告之以性與天道則以爲當先而傳教之以灑掃應對則以爲當後而倦焉躐等陵節相欺以爲高學之不成常必由此惟聖人下學上達有始有卒故自志學充而至於從心不踰矩自可欲之善充而至於不可知之神莫不有序而其成也不可禦焉觀孟子謂徐行後長者爲堯舜之孝弟則灑掃應對進退之際苟行著而習察焉烏有不可至於聖者

子夏言我非以灑掃應對爲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爲後而倦教但道理自有大小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唯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耳二先生之説亦是如此但學者不察一例大言無本末精粗之辨反使此段意指都無歸宿須

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耳蓋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也更細思之

第四十一答程允夫書

伊川云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灑掃應對是事所以灑掃應對是理事即理理即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闕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愼獨

此意甚好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愼獨須貫動靜做功夫始得

第四十二答石子重書

子夏之門人小子

此章之説明道先生曰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愚按諸家之説唯此數句明白的當試詳味之可見文義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只是説大小有序不可躐等之意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東坡得之有始有卒其惟聖人尹氏得之

第四十四答江德功書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絅竊謂是其然者人事也所以然者

天理也下學而上達也
大槩是如此更詳玩之　第五十八答鄧衛老書

仕而優則學章

學仕是兩事然却有互相發處　第四十答何叔京書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洵竊謂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而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而不仕如荷蓧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爲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不知此說是否

此說亦佳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第四十一答程允夫書

堂堂乎張也章

先生所云子張子貢氣質雖爲未化亦不可謂全未化此語亦是似此立語漸覺有病耳友恭竊謂學者氣質苟未至於聖人皆不可以言化以二子

進工之久殆曰變而未已者然尚當用力則未可謂之化也

變化氣質之化與大而化之之化不同　第五十答潘恭叔書

孟莊子之孝章

孟莊子所以不改意其事雖未盡善而亦不至於悖理害事之甚與

莊子乃獻子之子獻子賢大夫其臣必賢其政必善莊子之賢不及其父而能守之終身不改故夫子以爲難蓋善之也此臨川鄧文元亞說諸家所不及也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

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　第四十五答廖子晦書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章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莫非文武之道初無存亡增損

近年說者多用此意初若新奇可喜然既曰萬物盈

於天地之間則其爲道也非文武所能專矣既曰初無存亡增損則未墜於地之云又無所當矣且若如此則天地之間可以目擊而心會又何待於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一一學之然後得耶竊詳文意所謂文武之道但謂周家之制度典章爾孔子之時猶有存者故云未墜也大抵近世學者喜聞佛老之言常遷吾說以就之故其弊至此讀者平心退步反復於句讀文義之間則有以知其失矣　第三十一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但謂周之先王所以制作傳世者當孔子時未盡亡耳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亦是子貢眞實語如孔子雖是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但其爲學與他人不同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之所以爲生知也若向來則定須謂道体無時而亡故聖人目見耳聞無適而非學雖不害有此理終非當日答問之本意矣其他亦多類此不暇一一辨析也　第四十二答呉

晦叔書

仲尼焉學舊來說得太高詳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

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又以未墜於地言之若論道体則不容如此立言矣但向來貪說箇高底意思將此一句都瞞過了李光祖雖亦曲為之說然費氣力似不若四平放下意味深長也但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是有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是近世博雜之學而非所以為孔子故子貢之對雖若遜辭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

第四十三答林擇之書

陳子禽謂子貢章

生榮死哀無不得其所者也

所解不明似謂天下之人其生皆榮其死皆哀無不得其所者不知是否若如此說則不然矣子貢言夫子得邦家時其效如此范氏所謂生則天下歌誦死則如喪考妣者是也

論語說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

朱集四書説巻之二十四

朱集四書説巻之二十五

論語二十一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章

示喩執中之説程先生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明此中字無過不及之中初非未發之中也向於中庸章句序中曾發此義今謾録去

第五十五答李時可書

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

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爲執中則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郤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至於孔孟言性之異則其說又長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横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

第五十八答宋深之書

此亦帝王爲治之要

此篇多闕文當各考其本文所出而解之有不可通者闕之可也謹權量以下皆武王事當自周有大賚以下至公則悅爲一章蓋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當時皆有其事而所重民食喪祭即武成所謂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者也　第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子張問章

迸四惡

迸屛通用來喻得之舊亦嘗見此碑但不知如此推說耳　第六十三答余正甫書

猶之與人也

舊說猶字只爲譬字之意文義亦通若覺未穩即且闕之不必強爲之說也　第四十四答江德功書

不知命章

集註解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謂知有命而信之人不知命則避害趨利何以爲君子而解公伯寮愬子路章乃云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安二說似相反某謂公伯寮章指聖人言所以不決之於命而此章乃爲欲爲君子者而設不知如何

來說是也上蔡說得此意思好語録中有之

十二答李晦叔書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知命字真與知天命不同程子嘗言之矣

第四十答何叔京書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